

新乡土文学丛书

天下农人

鲁顺民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新
乡土文学丛书

天下农人

鲁顺民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下农人 / 鲁顺民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9

(新乡土文学)

ISBN 978-7-5360-7553-5

I. ①天… II. ①鲁…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3071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林贤治 秦爱珍
技术编辑：凌春梅
装帧设计：林露茜

书 名	天下农人 TIAN XIA NONG RE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7.25 1插页
字 数	350,000字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目录

河流四章	1
七九河开	11
改革初年记	16
向一九八〇年的麦子致敬	20
一桩不幸的事情	23
1992，我们的蓝皮户口	28
老苏	39
小经历	
——一位山西煤老板的自述	46
这样的送别，这样的怀念	74
怀念一种	81
老高	92
何谓乡愁	98
出川记	102
李津他爸	107
村支书老苗	111

饥饿的事情	115
感慨王家塔	123
自家的新院，别人的旧居	131
欲觅真知读旧书	138
七十年一轮回	142
赵树理的乡绅情结	147
关于赵树理的一则材料	154
刘胡兰，还是刘富兰	157
公办王家山	161
坏人诞生记	178
扶贫流水	190
失忆的蛟龙	216
王家岭矿难采访手记	277
底层政治动员的成本与收益	
——从胡正六十年前的一份检查说起	411
关于土改，我对你说	
——1947年晋绥土改田野调查之一	427
黄豆豆 黑豆豆	
——1947年晋绥土改田野调查之二	443
“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	
——1947年晋绥土改田野调查之三	464
动员	
——1947年晋绥土改田野调查之四	497
沟之南，沟之北	
——1947年晋绥土改田野调查之五	530

河流四章

草木黄河

河上的冰融化了，河上的春天也就到来了。春天来了之后，一些草芽贴着地皮发了出来，宽宽窄窄的黄河滩显出不少生机。坡上桃杏开得正是好时候，桃花你就红来杏花你就白，当河滩上的草木茂盛地泛出生机来的时候，过去的那些船工莫名其妙地感到心焦。

这时候，春汛来了。一年中间，春汛里的河水是一年中水情最稳的时候，是河上行船的黄金时段，船工们亲切地将这时候的黄河水称为“桃花水”。

禹门口上游三十公里处有一个渡口，名叫船窝。船窝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煤码头，过去晋南一带的生活生产用煤都依赖这一码头下运。码头和渡口被废弃后，码头的落寞与山巅浓烟滚滚机声隆隆的喧嚣形成一种对比，河的样子倒像是一条被放生了的动物一样，在山川间自由自在地游过来，又游

过去，一直游向龙门那一头。

但有人守着渡口。是船窝码头最后一个船工，他叫杜万祥。老杜每到这个时候就坐不住了，有事儿没事一个人在河滩上能转悠半天。人说：万祥，你可闲得很呢。老杜说：闲啥闲？心里慌失焦焦的，急呢。

早晨，河上起雾，老杜迎着阳光向河流出去的南边瞭望着，心里头当然格外怀念过去行船的日子。老杜怀念行船的日子，船却没有走的地方。汽车沿着山腰抠出来的公路钻来钻去，扬起黑色灰色的尘土，河道显得有些落伍，而背后一座大桥沟通了晋陕两省，器宇轩昂，根本用不着渡口船前来摆渡。老杜说，在过去行船的时候，山上和河滩上的草都绿绿的，运了多少年煤，船窝上很少有煤灰扬起来，现在不行了，山被汽车和机器欺负得不成样子了。

2 怀念过去行船日子的老杜，落寞得就像眼前的渡口，心情如同脚下的黄河滩，任由黄河水淘得一块一块崩塌下去。老杜看看被搞得疲惫不堪的山和白白流淌过去的“桃花水”，蹲下身子在河滩上拣起一根枯树枝，把去年残留下来的枯枝败叶拨拉开去，底下浅绿地落出一些草来。那些草芽被他发掘，仿佛是在人烟辐辏的集市上突然闪现出来一两张熟悉的面孔，让老杜很兴奋。他一一数说着它们的名字，淡灰带绿的是蒿苗苗，深绿长米红色花的是糜糜蒿，还有翠绿的臭蒿，根蔓紧抓着地皮蔓生开的叫牛蔓草。说着，他挽起一棵草，在黑黝黝的皮肤上擦抹一下，说这些蒿苗可以祛毒败火，皮肤上起了疥疮，擦一下就好。

被河水滋养着，河滩上还有许多树木，柳树此时吐芽，杨柳也快要扬花，往年桃花汛如期而至，这些树木都是做船

的好材料，树一茬一茬地长起来，年年都储备有足够做船的木料，每年都有一只两只数只新船下水。但是，现在的河滩地里，树一律被齐茬锯了，要找一根适合打造船只的木料实在难，它们还不待成材，就被山上的煤矿伐了去当坑口撑木。老杜抚弄着那些木桩，说不清是感慨还是感伤。

河上有一种不成材的灌木，名叫红柳，红色的杆，翠绿的叶，叶子上淡淡地敷一层银灰，红柳长在河畔，像一带雾一样，它们长二三年也长不了酒盅儿粗细。老杜说，不要小看这些红柳，不成材，人们不糟害，长大了却是编织农具的上好材料。老杜这么一说，一下子让人想起在沿黄河集镇上沿街排开的箩筐呀筐箩呀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陪伴着黄土高原农业文明至少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老杜说，船家将红柳割下来，实实在在地辐在船沿，可以大大减少船体靠岸时与岩石的摩擦力。

老杜看着满地的草芽，扶着身边的树木，想念过去漂在河上的那些船。草发了，船呢？老杜不甘心，自己打造了一条船漂在河上，没货可运，他就载着游人在河上要，没有游人，在船上装上抽沙机往上抽沙，他说，就不信这河养不活个人。

春天来了，草芽发得满河滩都是，草木都是有情的，何况一条河呢？

声色黄河

黄河实在是一条适宜于倾听的河流。

渡口闲下来，岸边系着闲闲的船，艄公坐在船头或者河岸上，面对着河，就那么看。身后是器闹的集市。人说，你

怕人偷了船去？艄公笑笑说，听河呢！

的确，没有人犯什么毛病偷河上的船，偷船等于自寻死路。

艄公能听得见河的声音吗？

当然可以。

黄河不愧是一条大河，河水流动的声音也绝不同于一般的小溪小水，小溪小水哗哗啦啦地流过去，浅着一条青色身子，在石头上划动出哗啦啦啦的声音。黄河绝不是。大部分时候，黄河几乎不动声色，没有什么动静，河水像烫平的布一样蜿蜒蜒游动过去，难以想象，一条那么大的河，流在那么大的山川之间不动声色的情景。当然，没有声音是不可能的，不然艄公为什么那么上瘾地去“听河”呢？

4 河水流过去的时候，是在喘，是在呼吸，或者，是潜伏着兵阵，在河底下追亡逐北。水互相搓揉着，使人疑心水底下一条水怪陡然搅动，或者，竟是什么能量被霎时崩破，远远地，袅袅地，多年的艄公能够听得出河底下暗伏的阵阵杀机。往往在这时候，行船需要格外小心，稍不留神就会招致灭顶之灾。也往往是这时候，船上的后生屏声静气眼珠不错地盯着老艄公的一举一动，涌动的河水仿佛不是在浮舟渡筏，而是伏在旅人四周的狼群，船儿也不再是漂在水面上，而是在一条游龙的舌尖上舞蹈。人与河在漂漂渺渺中较量，互相提防，充满敌意。

艄公将一船人渡过岸，正快意地听着自己的敌人气急败坏地喘息。

如果河水响起来，那种响声是真正的响，响得痛快淋漓，浪恶滩险，却没有任何凶险存在，只不过给船夫们提供

了一展身手的绝好机会，河在响，船在行，汉子们手扳棹把子吼起来，喊起来，船头迎着浪头直直地切过去，起起伏伏，荡来漂去，直抵彼岸。这时候，河的声音明确地给船指航引路，它告诉船工，这里是卵石鳞鳞的“沙”，那里是如履平地的“河”，拐过弯又是水急浪高的“碛”，陡崖虽险却可“跌岸”，滩“骗”河沿却不可以靠船，船工们将河的这种声音换算成与河声相应的语言，像黑话一样在伙伴们中间传递着行船的号令，进而令行禁止，统一了行船的动作与幅度。

这一条喧喧嚣嚣的河流，这条北方大河的声音有时候比河本身更具魅力。最奇妙的，这条河或咆哮如雷，或低吟如歌，往往与出产自两岸的民歌旋律相吻合。黄河从河源的青海藏族地区带着雪山的寒意清澈地走来，那里有如蓝天一样明朗的青海花儿、宁夏花儿；出宁夏过内蒙，蒙古族苍凉悠扬的长调则和着眼前的黄河水漫过广袤的鄂尔多斯台地；黄河折返黄土高原的时候，一头闯进晋陕峡谷的黄河水侧耳听来，右岸有陕北汉子的信天游，左岸则如泣如诉地歌吟一曲《走西口》，河水竟然跟着这些勾魂夺命的旋律绕过几个大圈，河出壶口，跃动千里的黄河仿佛歇足了劲头，咆哮千里电闪雷鸣夺路而去直冲龙门；与吕梁山依依惜别之后，河东大地八百里秦川地面昂扬激越的威风锣鼓和血性的秦腔蒲腔又将黄河水送出三门峡。走遍黄河，简直分不清那河似歌，还是歌似河。

陪着老艄公在河岸上静静地坐下来听河吧，抽一棵小兰花，少顷，再少顷，河果然有声音，是涛声，是水声，是山水的和鸣，或者，发出声音的竟或是大地本身，竟或是听河

者的心音。

他们的河流

又一次走到村子里，上了河岸，走在被雪覆盖着的黄河滩上，踩着雪，雪发出声音。再一次找到老船工三老汉。老船工三老汉的脸黑黑的，几十条皱纹爬在脸上，怎么笑得那么好看？老汉腿脚不大利索，是脑血栓的后遗症，他说跟他一起得病的那几个都死了，他还活着。说着，又那样好看地笑了一下。递过一支烟来。他说，来了家就得抽他的，不然不像话。你的烟再好也是你的，他说。

6 每一次见到他，就像看见河，看见河边的那些船一样亲切，他的思路就像眼下让雪覆盖着的黄河滩，是一种诱惑，诱惑着你一脚一脚在上面走个遍。三老汉明显地衰老了，可他的眼珠子好像没有受到岁月太多的磨损，明亮得与他年龄不大相称，透着一种乐观，一种说不清的诡黠和顽皮。他陪人说话得跪着，不然气喘不均。

一场雪刚在窗外停了下来，太阳出来了，隔着玻璃窗，隔着玻璃窗外纵横横的树枝，可以看见黄河巨大的身影。

三老汉隔着玻璃窗看着河，还有河上的冰，他问：河上好走吧？我说好走的，人踩得都趟平了。他却说：今年的路没踩好。他说：没踩好是因为河不好。河太不好了。往年冻河的时候冰凌多，卡得很结实，现在，现在不行。

可不是嘛，上游修了水电站，水大水小由电站那边控制着，三老汉很不满意。老船工三老汉是这样来表达这种不满的：哼，好像是他家的河似的，这河是他家的？说完，他就

无奈地笑起来。

每一次，我们就这样说这条河，我特别在意他对河的表达，那种表达来自他的经验，与我们平常获知黄河的知识迥然相异，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经验呢？我从来没有能够想清楚，正因为这样，他的经验至少在我这里弥漫着持久的魅力。比方，他把黄河的河道称为“河路”，他将他们过去从事的职业称为“河路汉”，或者“跑河路”，如果哪一段航道不太好，他会说：那地方，没河！河滩地如果让水淹了，他不说水淹了，他说这是“河吃回来了”。

说起来有些奇，记得还是一九八二年，那一年庄稼长得真好，村子里的人望着满河滩丰收在望的庄稼喜不自禁，有一天，三老汉突然不可理喻地闯到自家田里，一夜之间将那些刚刚完成灌浆的青苗一股脑全部收割拉回了家，他声嘶力竭地劝说村里人赶快把河滩上的庄稼收割掉，大家都以为他疯了，谁都没搭他的茬，只有几个当年跟他跑河路的老伙计将信将疑听从了他的劝告，但庄稼还没收到一半，一场不期而至的大洪水从天而降，将满河滩绿油油的庄稼和全村人丰收的希望不到半天功夫全部席卷而去，河真的“吃回来了”。

三老汉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他说：你不看河？河水饱成个啥了，你们不看？大家才恍然明白。那几天，河水确实“饱”得可怕，主河道那一线河水要比岸边明显高出一截子，大家居然谁都没在意。

他对河的那种感情和理解显然不同于常人，也同样不可理喻。有一次，他突然怒不可遏地将他儿子撵得满河滩跑，手里提着一根湿柳棒，吓得不大点的那个孩子哭得都不成人

声了。后来才搞清楚，这是因为看见他儿子冲着黄河撒尿。

黄河对于老船工三老汉来说，永远是一条有生命的河流，那河流有性格，有脾气，有血，有肉，在他眼里，眼前的黄河就是一头被饲养了几千年几万年的兽，或者说，这条河是供养着人走，供养人活，供养人悲悲喜喜的一条母血之河，他对河充满着的那种爱意和温情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他对河充满着的那种敬意也是我所不能理解的。

告别的时候，他问我来回得走多长时间。我说大概十五分钟就过河那边了。他由衷赞叹一声：好河！

仪式中的河流

8

河没冻好，河上的白冰下面流着黑水，手艺再好也会有纰漏，河上面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滑溜”——冰面上那些没有被冻好的气眼被称为“滑溜”，白茫茫的冰面上这里那里冒着白气，黄河的这种闪失估计连他自己也没有预想到。河没冻好，赶到河那边的时候，人已经殁了。

村里的一个人去世了，两岸的亲戚朋友陆陆续续赶到的时候，家里的人正在为他赶着办身后的事情。仪式像冬天第一场雪花一样，静静地洒落下来，慢慢地铺开开来，这个平平常常的人走完人生的时候，村子里虽然没有显示出什么不同，但毕竟弥漫着一种肃穆，所有的人都参与到仪式中间来了。

所谓仪式，就是将处理事件的整个过程细碎化，旋律化，各种情绪被一些物品巧妙替代了。人来了，搭一身孝，磕两个头，焚几张纸，然后，痛哭。哭着哭着就想起那个人

的前世今生，但还没有哭到两成，就被人拉了起来，木着脸劝说，哭几声也就行了，有你哭的时候——他个死鬼，他管他走了！

忽然想起《金瓶梅》里吴月娘曾经说过类似的话，评家们说此乃传神之笔，体现着吴月娘的世故和阴险，其实这笔既不传神，也不能体现什么心性，而是仪式使然。

一个人去世了，这么多人赶过来为他送行，悲伤的事件本身因为众多人的参与，浓重的悲伤一下子就缓和了许多，就像漫流的水被束进河床里一样，突如其来的不幸成了必然的结果，人生在自己最后的仪式过程中被赋予了主题。有人说，仪式，尤其是丧仪，不过是活人的表演，与死者没有任何关系。这话说得有些歹毒，如果是这样，生命难道与死亡没有关系吗？其实，死亡不过是生命的另外一种形式，无疑，个体的生命在这个仪式上以另外一种形式在延续着。

逝去的人是一个普通的船家，大家在仪式的间隙去缅怀他。缅怀的内容并不是泛泛的，叙述者所叙述的其实是一件事、一个情节、一个习惯，甚或是涉及逝者的一段趣闻轶事，这种情景显得有些特别，逝者生前所办的“大事”倒是被有意地一再忽略，比方说盖房起厦，比方说养育儿女，比方说婚丧嫁娶等等，这些都是大家要经历过的，事或有成败，功或有大小，在生者看来，这些恰恰是构成一个人人生价值的重要因素，但是大家却有意回避了，叙述和怀想在琐碎的情节中变得更加日常起来，有趣起来，倒好像那个刚刚去世的人就端着酒杯坐在一旁，像往常一样笑咪咪地参与大家的谈话。

仪式是一个程序，这个进程是早被设计好了的，因此极

其平常的东西都会变得格外郑重，比方说某一种祭品的规格和样式，比方说墓穴的深浅和走向等等，但是仪式也因此而富有极大的张力和弹性。这样，这个悲伤的仪式竟然变成了一个极好的游戏场所。

陕北沿河的村落曾经有一种风俗，前来参加祭奠的女婿在祭奠的时候得格外小心，稍不留神就会被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当成耍笑的对象，他身上的孝服会被三下五除二地剥掉，鞋子会被扔进村边的深沟里，脸上会被抹上一些意想不到的油脂，有时候甚至会被一群男女压倒，身上留下许多青青紫紫的痕迹。村上的人说，这样的仪式没有笑声是不吉利的，对死去的人不好，对活着的人也不大好。村上的人还说，如果不这样，这场事就没办好，过后让人没什么想头。

10 其实，不独是丧仪这样令人沉重的仪式，就是像祭拜河神山神这样的大场面，也少不得谐谑的人们前来插科打诨。河上有许多规矩，这些规矩有明的，有暗的，明的那些规矩被列为仪式，暗的那些都演成忌讳。这些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仪式和忌讳既是生存的必然，同时也是对付生活的一种手段，直抵生活旋律的内核。

七九河开

过几天打七九。七九河开，八九雁来。现在反了，三伏天一结束，河上的雁渐渐多了，到秋梢初冬起冰凌，一家一家栖在冰茬子边上，一家一家再从冰茬子边上飞起来，只盛夏半个季节河上才不见雁。雁是小鸿雁，秃尾巴，长嘴，栖在冰水里看着小，飞起来让人吃一惊，哪来那么大的翅膀？不仅雁多，灰鹤、白天鹅一冬就缠在河中央不挪窝。

腊月回家，随县里摄影家协会的人去照天鹅，果然在河中央十几二十几只大白点子栖在石渚边的冰水里，借相机拉近焦距，果然是天鹅。天鹅和鸿雁都躲得人远远的，岸上稍有一点动静，它们就飞了。

有知识的同学说，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一是天气寒暖无定，天鹅改变了固有飞行路线，冬栖地南迁，二是原来的冬栖地环境改变了，他们没地方去。

七九河开，八九雁还来不来？来更多？

我们那地方，不说河开，说开河，说河烂，说七九之杪，河是让太阳给烩烂的。三九封河，河冻得结实，人可以

在上面走，来来回回，两岸走动的人很多，串亲戚，赶集，都从河上过。河让太阳烩着，不动声色，不定哪会儿就烂了。人从内蒙集上买一颗猪头回山西，走到河中间，突然河烂了。走着走着，发现自己的脚不听使唤，再一看，不是脚不听使唤，是脚下的冰在移动，冰在移动还是纤小个事，移动着移动着，耳边像铜锣大镲响起，冰裂碎开来，一块一块死冰忽然缓过气来活了，人一慌神，两只脚踩的就不是冰，而是一疙瘩一疙瘩火红的炭块子，从一块冰上踏在另一块冰上，鬼撵神催，好容易踩上河中间沙洲硬土，四周已经白茫茫一片碎响，白的冰、黑的冰跃起伏下，不怀好意地从身边流淌过去了。

水闪了冰，冰闪了人，人又闪了猪头，买的颗猪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掉进浩浩冰水里喂鱼啦。

12

人渺小地困在河中央，嚎丧一样大吼，岸上的人束手无策，人得困个半天三时辰，等冰流稍稍静下来，才敢解岸上的铁船前去营救。

河开流凌，这就是流凌。

教书的日子，二十来往年纪，跟学生们厮害。为老不尊，没大没小。下午有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活动时间，这段时间却最最紧张。男娃们都是十七八岁近二十岁的愣货，活动时间三五结伴踏冰过河去，在河岸上疯够，才陆陆续续往回赶。最后一个愣货回到教室，一颗心才会从嗓子眼跌回原位。

其实我上中学的时候，也是。三五结伴踏过河去，今天捡陕北沟里枣树上的剩枣，明天在内蒙古山梁上寻秋梢落下的果实，找半天找不见，二杆子劲上来，一条沟里的荒蒿就